



萬變 不離通明

何福仁專訪

■ 文：洪營娟

何福仁兩年前放下教鞭，他的一管彩筆倒霍霍不輟，繼續創作一篇又一篇的新詩、散文和文學評論。這兩年，他編成《浮城 1.2.3.：西西小說新析》及《議論文選讀》等選集。訪問期間，我們談到他退休後的「忙」，又談教學、談作品詮釋，再談到創作心得及編纂出版的準則。話題一個接一個展開，何福仁總一臉輕鬆，對答自如，這讓筆者想起一則寓言：國王要求三位王子用最低的成本填滿一間屋子。大王子買來滿滿的稻草；二王子讓羽毛在屋裏飄盪；三王子則從口袋裏拿出一跟蠟燭並燃點它，然後告訴父親：「我給你一室的通明！」國王終於滿意地笑了。何福仁就是這個令你一室通明，徹底欣賞房間內蘊的三王子。



從西西的〈店鋪〉談起

何福仁是西西專家，多年來編過不少西西作品的選本，曾撰寫大量有關西西作品的評論。他更常與西西對談，對談的內容遍及各項領域，收錄於不同作品之中。半生執教中學，何福仁又如何教學生讀西西的〈店鋪〉這篇中學舊課程的選文？他指出，老師首先要想清楚「詮釋」文章意旨的方法。「詮釋」不只是準確地說出文章主旨，而是令作品的意蘊變得豐富，能夠自圓其說。「很多人把〈店鋪〉看成純粹懷舊之作，明顯局限了作品的生命力。文章主要帶出一事一物都值得人們尊重的訊息：新的東西會逐漸變舊，舊物又可隨時翻新，一杯一碟也盛載人們的感情和記憶，因此不論新舊事物也應同樣珍惜。」那麼老師該怎樣引導學生觀察身邊事物？何福仁認為教學離不開「變則通」的道理：「我從前教香港島西區的學校，因利成便，我會帶學生到文中提過的店鋪和街道實地遊覽，讓他們找出街道的特色，並以〈重訪「店鋪」〉為題，寫一寫哪些景物已改變。由學生自己選一間最有感情的店鋪來寫作，既能訓練他們的觀察力，也可讓他們在創作中與作者『對話』。這些不都是生活化的教學法嗎？」

如果學校不在文章提到的地區，又該如何幫助學生走進文章呢？何福仁所撰的《《我城》的一種讀法》（見《西西卷》）曾提到一種讀法——即閱讀《清明上河圖》一類長卷的方法。「看手卷必須動手『看』，由左邊開卷，右邊收卷，邊走邊看，手卷就在觀賞者眼前緩緩展開，古稱『行看子』。」兩手一收一放，中間的畫面便形成不同的風景，有無窮的變化。讀者不需閱讀全景，只需沿着視線，擷取不同畫面來仔細「閱讀」如「流動的風景」般的《清明上河圖》：「房子鱗次櫛比，路上滿是騾子、毛驢、馬匹、牛車、轎子和駝隊，夾雜著和尚、道士、乞丐、官吏、江湖郎中、算命先生、商賈、船伕和攤販……經過一座圍着許多人聽說書的茶棚。啊啊，茶棚裏的說書人，他正在講甚麼故事呢？」老師也可教學生運用這種閱讀長卷的方法來閱讀瑟縮於城市角落的「店鋪風景」，讓學生遊覽街道的時候，隨意擷取街道一隅的「畫面」，細心感受「畫面」呈現的城市面貌和生活氣息，例如電車和木頭車的組合會讓人感受到舊區緩慢的生活節奏；木頭車與廢紙箱放在一起則令人聯想到拾荒者的淒苦生活……不同景物的組合形成不同畫面，讓人產生不同的聯想；一道「流動風景」可以有萬千的變奏。



選取不同作品的相似片段對讀，也是何福仁教學生閱讀的方法之一，他認為這樣能幫助他們理解文章主旨以外更深層次的意蘊。〈店鋪〉末段寫道：「如果有時間，我們希望能夠到每一條橫街去逛，就看每一間店，店內的每一個角落以及角落裏的每隻小碗，甚至碗上的一抹灰塵。灰塵也值得細心觀看，正如一位拉丁美洲的小說家這樣說過：萬物自有生命，只消喚醒它們的靈魂。」西西認為碗和灰塵有生命有靈魂，值得細看，老師不妨用她的一篇短文〈碗〉補充何謂物件的靈魂。〈碗〉一文寫盛在碗中的金魚吃過量撐死了，為免吃飯時回想金魚翻肚的樣子，「我」不敢再用那碗。在買新碗途中，「我」遇上舊同學，談起其

他同學的際遇，發覺原來大家都在社會的階梯力爭上爬，像不知飽的金魚，最終啃至翻肚。文末「我」坐在公園裏仰望大樹和天空，反而顯得平淡從容。若老師要進一步闡釋〈店鋪〉「萬物自有生命」的主題，只消抽取其中一隻「碗」，已有如此豐富的故事讓學生延伸閱讀。

何福仁的教學法這麼豐富，源源不絕的靈感從何而來？「這些都是從文章引伸出來的方法罷。只要肯動動腦筋，簡單的方法也可以很有趣。」一語便道出教學竅訣所在。



《鬥牛》收於《啟思生活中國語文》中三上課本單元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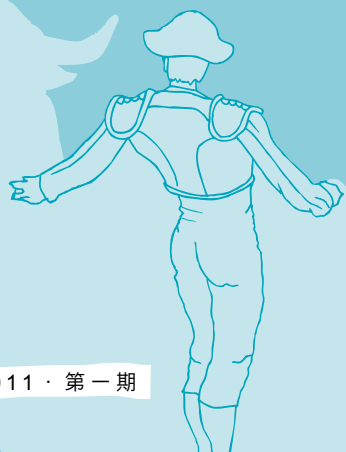
《鬥牛》：暴烈之必要

西西筆下的〈店鋪〉表現的知足和恬淡，對人生閱歷尚淺的中學生而言，或難以理解，新課程教材中已不見〈店鋪〉的蹤影了。若說學生不理解恬淡的真意，他們又是否較易投入對比強烈、色彩鮮明的動感場面？

本社《啟思生活中國語文》中三課本單元四收錄了何福仁的〈鬥牛〉作「場面描寫」的教材，但有老師指文章過分血腥和暴力，不適合學生閱讀。何福仁以一笑來回應批評：「試想，若一齣以赤壁之戰為主題的電影，沒有戰爭場面，沒有死傷，這是不真實的。對觀眾而言是『欺場』，文學上稱做『硬接』。我寫〈鬥牛〉的目的就是藉描寫血腥場面來反對這種活動。不寫實，怎樣表達鬥牛的殘忍？閱讀最大的好處是讓我們增廣見聞、開闊眼界，老師該讓學生多接觸不同題材。課本

選文要迴避敏感題材、過濾血腥暴力、刪除過時內容，這是文學的潔癖，甚至是人生的潔癖。學生面對現實社會的是非對錯，需要培養的是判斷力。老師過分呵護，對他們的身心發展有害無利。」何福仁這樣說，只因他是這樣學中文的：「要學好語文，就只有大量閱讀。我在小學時迷上《水滸傳》、《西遊記》等經典，讀過不知多少怪力亂神的情節，粗鄙俚俗的對話，你說我可有學壞呢？新課程的單元設計只令老師集中教授個別學習重點，例如以〈鬥牛〉教授「場面描寫」的技巧，相關的教學活動往往只聚焦在血腥場面描寫上，而忽略了文章的立意，令教學無法提升至文學鑒賞的層次。」

〈鬥牛〉開首，何福仁交代自己看了三場鬥牛，他在寫完第二場後插述一齣人與牛之間友誼的電影《鐵牛傳》，消弭前面兩場人牛之間的衝突，把第三場的反思推到更高層次：「這優越的文明人跟野蠻的牛，是否仍然保持非拚不可的鴻溝？」何福仁巧妙製造「互文見義」的效果，同時以「文明」和「野蠻」形容「人」和「牛」，自然令讀者反思：「人真是文明的嗎？牛都是野蠻的嗎？」這「鴻溝」與其說是人與牛之間的對峙，倒不如說是人性和獸性摻雜的混沌。何福仁一再強



調學生應學會發掘文章主旨以外的深層意蘊，但他不禁慨歎：「新課程偏重語文功能性，學生只習慣在理解文章意思的基礎層次上徘徊，再沒有雄心攀上領會文章意蘊的更高層次了。」

談到語文教學發展，何福仁也質疑普通話教中文的成效：「以普通話授課能幫助學生說流利的普通話，但不代表他們能學好中文。不少人聲稱學生以普通話學中文能做到『我手寫我口』。的確，普通話是中國通用語，但不同地區有不同的口語特色，說話時不免有廢詞冗語。內地的教學語言是普通話，不少文學作品卻句式不通，難以入目。反觀一些著名作家如魯迅和張愛玲，他們的作品都摻雜了紹興語和上海語等方言，這些『土語』反令中國文學的語言更豐富。學生要寫好文章必須要有嚴謹的組織力，也須費心力鍛鍊文筆，這些不是單靠實施『普教中』就可以辦到的。」雖已退下教學前線，何福仁談起教育仍然字字鏗鏘，熱情依然未褪。



《猴猴志》中有西西親手縫製多款猴猴布偶的照片，並附各類猴猴的詳盡說明。

從「通明」到「通識」

今年何福仁協助西西完成《猴猴志》，探討中外文學和藝術裏的猴猴形象、人和猴猴的關係等。許多讀者都感好奇，西西的右手不靈活，為甚麼仍然堅持一針一線縫製猴猴布偶，一筆一筆寫成《猴猴志》。何福仁就希望藉着編輯西西的作品，解開人們對她的不解，甚至是誤解：「不少人誤解西西，認為她的文章偏向童話式，不關心社會，是脫離現實的閉戶之作。我想藉着編輯之力，整理和賞析她的作品，讓讀者深入了解作品背後的深意。」

一般人看過《猴猴志》，會認為它是一本關於猴猴的百科全書。只要留意其呈現資料的方法，和當中的討論，讀者應會發現，何福仁加以編輯之力，把西西對社會、對人性的感悟體現出來。何福仁和西西在《猴猴志》中詳論中、西方文學作品中對猴猴的種種誤解，隱隱揭示猴猴身份的反思。原來早在二十多年前，西西在短文〈狒狒〉（收於《花木欄》）中已表達她對猴猴和人的身份的感悟：「是下午五點鐘吧，斜陽柔柔地自樹蔭灑落，照着一名動物飼養員和一頭狒狒，一起坐在一截粗大的樹幹上。」此時此刻，飼養員和身旁的狒狒有何分別？「靈長類」的「靈」是甚麼？因為狒狒和人類在基因圖譜上只有百分之一的差別，人們研究猴猴時，多以這遠古近親作對照。西西和何福仁結合科學和文學知識解釋人們對猴猴的

誤解，與其說他們有心為猿猴平反，倒不如說他們是藉着剖開猿猴「真身」，反思人類製造此誤解的原因——把自己的罪推到猿猴身上，以保持自身的聖潔，突顯只有人類才能站在萬物之靈的位置。

若說何福仁的〈鬥牛〉和西西的〈狒狒〉是探討人類善惡、觀察人性的「通明」的開端，《猿猴志》所結集的猿猴知識和各種評論，就是二人挖掘這點「通明」的實踐，同時是對「通識」境界的追求。



何福仁的散文作品

王子與留鳥

何福仁說《快樂王子》是他看過最好的童話。（見《西西卷》中的〈童話小說——與西西談她的作品及其他〉）王子生前無憂無慮地住在建有高高圍牆的皇宮中，看不見外面的世界；他死後化身成聳立的石像，反而得見人間疾苦，心生憐憫，決定把身上的寶石分送予有需要的人，於是燕子不辭勞苦的為王子盡送身上寶石。筆者看來，何福仁既是這位快樂王子，也是為王子分送寶石的燕子。任教中學的三十年間，他樂意分送一身知識的寶石予他的學生；現在退休後，何福仁追求教室以外更高更闊的知識領域，藉着編輯各式文類，把文字所載的瑰寶一一贈予普羅讀者。

他在最新的散文集《上帝的角度》也有提到快樂王子：「如果這故事確乎寫的是『快樂』；反省快樂的意義，怎樣把快樂與其他愁苦的人分享，從而獲得真正的快樂，那麼，燕子所體驗到的快樂，其實絕不下於王子。」（見〈重讀《快樂王子》〉）文中還寫道：「燕子靈活得多，牠是候鳥，輾轉掙扎，走呢還是不走，最後成為留鳥。」選擇投身杏壇，無論教學環境如何不濟，留或走都是何福仁體驗快樂的抉擇，只是這鳥一留，便是三十年。

當了半生「留鳥」（諧音粵語「流料」，不無戲謔效果），問何福仁教學生涯的難忘事，以為他會說些重大的教學轉變或得意經驗，想不到他沉吟片刻，說的是一小片段：他曾跟一個中二學生談起日本著名導演小津安二郎的電影，學生當時沒甚麼反應，多年後何福仁在大學重遇他，得知這個學生因為那次閑談，開始留意這位導演的電影，生出興趣來，更成了個日本電影迷。「我實在始料不及，所以千萬不要小覷學生！老師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舉動，就像播種一樣，對學生的影響甚深。」何福仁說啟發學生是老師最重要的責任，而啟發的關鍵是「身教」：「要教育學生，就先要走進他們的世界，例如老師教學生寫作，自己也要多寫作。如人飲水，冷暖





自知，自己不寫，怎知道學生下筆時遇到甚麼困難？有些老師會擔心自己的創作不夠典範，甚至怕作品比不上學生，這樣的想法不好，足球教練的球技也不一定勝過球員吧？身為老師，最重要清楚教育的目的是甚麼，別迷信權威，被『老師』這身份規限了。」

他以新詩教學為例，寄語老師在教學的路上應該敢於承擔。「新詩最難處理的是它擺脫了二千多年的古詩格律，無例可循，賞析困難，這都是老師教授新詩時遇到的難點。教學要保持開放態度，老師只要破除對新詩的恐懼心理，了解新詩發展的歷史，便會發現它的價值。近百年的新詩作品已可選輯成《新詩三百首》，一種文類能有若干代表作，已有它的意義。老師遇上不熟悉的範疇，應不斷學習和進修，才能承傳文學，不能說難教便不教。」從這一字一句中，不難想像何福仁在過去的教育生涯，都像分送寶石的燕子一樣，不怕艱辛，願意承擔。

候鳥的角度

退下教學前線，何福仁現時有充足的時間編纂各類書籍。他就像候鳥一樣，往還不同的知識領域，選擇自己喜歡的環境棲息，再飛往別處，達至真正通識的境界。除了協助西西出版《猿猴志》，去年何福仁還編成《議論文選讀》，讓中學生欣賞議論文名篇。他鼓勵學生多讀議論文：「好的議論文反映作者嚴密的思考和推論的過程。學生在日常生活中不時面對難題、面對抉擇，做決定或游說別人時往往要跟自己辯論，多讀議論文能鍛鍊思考。好的議論文不易找，為了這本選集，我看過大量議論文章，既不想收錄教科書已載的，又要兼顧知識和趣味。另外我收錄了一些娛樂名人的作品，增添時代感；也收編一些名家經典，保持文章的學術質素。最重要是我撰寫了賞析文章，教學生從多種角度欣賞各篇選文的寫

作妙處。」這位編輯，會編有豐富科普知識的《猿猴誌》，會編教學生賞析文章的《議論文選讀》，也會寫散文，寫新詩，像候鳥般穿梭不同的學術領域。如此奇幻的遷移路線，怎不令人嘖嘖稱奇？

何福仁新作《上帝的角度》的序言中，提到他到梵帝崗旅遊，身處聖彼得大教堂的高層，眺望遠景，不禁問身旁的友人：「這就是上帝的角度嗎？」何福仁永遠從宏觀的角度看事物，不慍不火，自成氣派。在一次飯局中，同席的友人提到他的散文集給放在書店宗教書籍的架上，何福仁聽後豪不介懷，還哈哈大笑說這也不錯。誠然，在香港無論是從事文學創作、編纂，還是教學，都需要像信徒般的執着。難得何福仁臉上的執着總是這麼從容，這麼淡泊，以教，以寫，以編，就像快樂王子，盡送一身可使四周通明的寶石。

